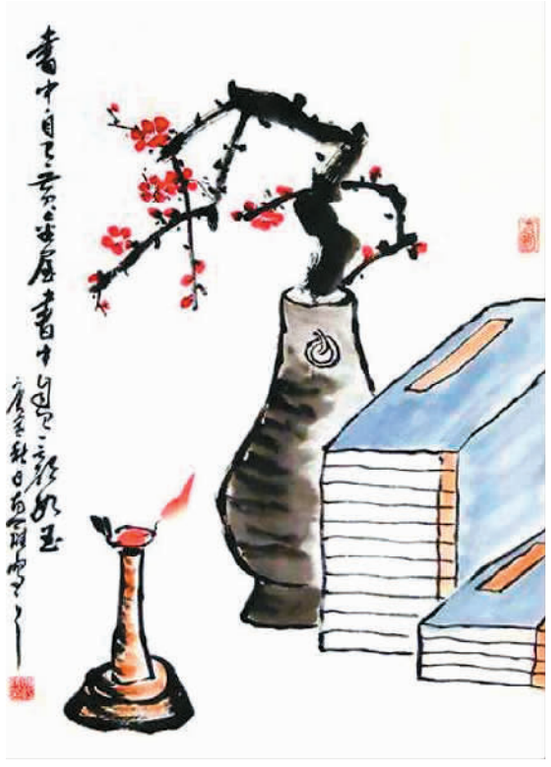
◎文学聚焦

作家们的枕边书

舒晋瑜

欧阳修说，读书最佳处在枕上、马上、厕上。枕边读的书最私密，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阅读旨趣和审美风尚，而对于作家们来说，他们的枕边书更具有特别的意义。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让我们看看作家们的枕边书有哪些？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那些创作出经典作品的作家以及他们的枕边书，都如遥远的童话，令人好奇。如果突然有一天，他们带领我们走进书房，不，也许更确切地说，是卧房，拿起自己的枕边书告诉我们：看，这是我正在读的。这该多么令人亲切，多么令人惊喜！

那么，作家们的枕边书都有什么？不妨让我们细数一番。

宗璞的枕边书是《世说新语》。喜欢《世说新语》到什么程度？“可不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尽管读完了《四书五经》《南华经》等等，可是没有读过《世说新语》，还不能算了解中国文化。”依赖助读，宗璞现在偶尔“看看”的是《古文观止》，因为很怕混乱的语言环境影响自己的笔墨，隔些时念一篇古文，算是打预防针。

有趣的是，谢冕谈到的枕边书之一也是《世说新语》。他对枕边书的选择颇有讲究：因为是入睡前的“预备”，严肃的阅读此时不宜。读小说劳神，诗太雅，有时牵肠挂肚，还费解。劳碌竟日，此时最好是一些可以让心情舒缓放松、让人愉悦的“闲书”。他特别拒绝那些专业的著作，不仅因为它往往“深奥”，还因为那种刻板的“专业”让人心绪不宁。做学问的人往往爱思考，而睡前的最佳状态是宁静，是“不思考”。他觉得枕边书好比是、也应该是“催眠书”——一种抚慰，或是一种享受。谢冕的床头，有两本每晚睡前常翻的枕边书，一本是《世说新语》，一本是《闲情偶寄》。因为经常翻阅，置于床头已经很久了。至于为什么是这两本而不是别的书？这自然与谢冕的品性有关，简单地说，因为前者是“世说”，后者是“闲情”。知人论世，偶寄闲情，人生难道不就是这两端吗？

冯骥才常年放在枕边的几本书，有唐诗宋词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还有《浮生六记》。他特别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丰子恺译）。2003年去俄罗斯，冯骥才专门去屠格涅夫的老家探访，发现真的和书里写的一样，飞来大片野鸟的野地、湿漉漉的森林……冯骥才甚至认真地去寻找屠格涅夫笔下的小蚊蚋，看是否如他书中所写“在阴暗的地方发亮，在太阳光里发黑”，遗憾的是没能找到。

苏童喜欢读短篇小说。他说：“最好在灯下读，最好每天入睡前读一篇，玩味三五分钟，或者被感动，或者会心一笑，或者怅怅然的，如有骨鲠在喉，如果读出这样的味道，说明这短暂的时间都没浪费，培养这样的习惯使一天的生活始于平庸而终止于辉煌。”

很多时候，作家的枕边书与他们眼下所从事的创作、作品风格乃至他们的心性有关。

看《野葫芦引》第三卷《西征记》，若掩上署名，大概猜不到，这部描写滇西抗战的作品出自典雅知性又率真可爱的宗璞之手。看了宗璞所谈的枕边书，便知她喜欢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严家炎先生在北大召开金庸研讨会，她曾报名参加；住院期间，她会读英国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解闷。所以她写抗战小说才能如此荡气回肠、充满侠气。

徐小斌的作品风格迥异，《敦煌遗梦》写宗教故事，《羽蛇》写五代女人的心灵秘史，文字犹如热带森林里繁茂的植物和盛开的奇异花朵，神秘的气息挥之不去。难怪她认为最有意思的书是意大利作家鹿易吉·塞拉菲尼的《塞拉菲尼抄本》。此书被誉为“另一个世界的百科全书”。连塞拉菲尼本人都认为这是一次“非语义写作”，徐小斌却觉得这书令人着迷，可以让我们还原成不识字的孩子，可以根据那些奇异的图画漫无边际地想象，因为那些文字的确是“无法解读的外星人文字”。她的枕边书也随着自己的趣味常常变化，有时候会是本雅明、卢卡奇、荣格、弗洛伊德，有时候会是自然科学，有时候是推荐给儿子的《哈利·波特》。

夜晚是阅读历史、悲剧和传奇的时间。夜晚也是在阅读中放飞自我、享受与书中人物精神交会的时间。阿来的枕边书是《佛经》《圣经》《古兰经》。他很早就读过，并且反复读。他并不是宗教信徒，读是因为这些文本有吸引力。很多作家对自己写的东西是怀疑的，而这些经书的作者带着巨大的信念，文字朴素却富有感染力。哈金的枕边书，一般总有契诃夫的小说选、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新约》。他喜欢读着书入睡的感觉。那些经典多么纯粹，使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常感到文学的语感焕然一新。李佩甫睡不着觉的时候也要翻一翻《圣经》。

夜晚也是我们思考、反省的时间。周大新的枕边书有两种，一种是需要在精力好、不想睡的时候读的书，通常需要质疑、思考和与作者暗中对话。比如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彼得·沃森的《思想史》《影响世界的著名文献·自然科学卷》、黑格尔的《美学》，等等。另一种是在精力不好可又不愿睡下时，用来放松精神的书，通常是自己喜欢的长篇小说、散文集或诗集。眼下周大新的枕边放着一本《哈佛百年经典·24卷——英国和美国名家随笔》。这本书里收录了《大学的理想》《科学与文化》等文章，读过之后，周大新对这些智者的思考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有的作家，枕边书看似随意，却是杂花生树、草长莺飞，我们能从中发现作家精神滋养的来源和智慧的沉淀。比如李敬泽的枕边书有《杜诗详注》、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李峰的《西周的政体》，还有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常常是一段时间里的兴之所至。邵燕祥的枕边书多是旧体诗。一诗一世界，他认为诗不可一下读太多，一首诗，实际上是一种情绪，一种情调。

从作家们所谈的枕边书，可领略到他们的真性情，也让我们重拾那些被遗忘的经典。了解作家最亲近的书，跟着一位作家去了解另一位作家，曲径通幽，像爱丽斯梦游仙境，像步入小径分岔的花园，让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原来，他们也有自己喜欢的作家，也有自己的阅读习惯，也有自己看不下去的书。枕边书对于他们来说不可缺，在阅读中慢慢进入睡眠是他们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比如李洱常常读着枕边书就进入了梦乡，梦中他常常替作者修改文章：“不瞒你说，我多次在梦中替一些大人物修改文章，包括托尔斯泰。”

乡土文学：让民俗文化“活”起来

田振华

民俗文化作为民众喜闻乐见和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一直以来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民俗包罗万象，饮食服饰、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信仰习惯、神话传说，都是民俗涵盖的内容。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乡土民俗渐行渐远，如何活化乡土民俗，不仅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思考的问题，也是文学家特别是乡土作家关注的焦点。

文学离不开生活，同样也离不开民俗。蕴藏丰富的民俗文化，同样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为文学反映和表现现实提供了广阔天地。民俗文化在乡土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可以说，乡土小说离不开对民俗和民俗文化的呈现。乡土小说创作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真正抓住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特征并成功运用民间语言。

不论是陈忠实、莫言、贾平凹、张炜、李佩甫、韩少功、铁凝、迟子建、范小青、苏童、毕飞宇等老一辈或年长些的作家，还是徐则臣、鲁敏、刘玉栋、魏微、李师江、李浩、付秀莹、叶炜等相对年轻的作家，他们笔下的乡土文学作品都充满了对地方民俗事项的描摹和民俗文化的书写。他们通过文学叙事，在文本中恢复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力，既展现民俗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意趣横生，又体现出民俗文化中的日常生活之美。乡土文学中的民俗呈现有助于将民俗作为丰富当下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挖掘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遗产，探寻民俗文化的当下价值。乡土作家对民俗文化的活化大体有三重路径。

在作品中传达民俗趣味和民俗意味是乡土作家“活化”民俗的策略之一。传统民俗文化看似是一种过时的、陈旧的存在，但通过乡土作家的书写，就可能产生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审美趣味，通过这种审美趣味又产生了审美意味。这种意味与审美主体心灵的升华有关，同时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乡土小说中的民俗趣味多种多样，有单纯对某种民俗物件把玩或欣赏带来的趣味，如汪曾祺对民间把玩蛐蛐、鉴赏古玩、钓鱼等民俗活动的书写；有民俗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智趣、谐趣，如陈忠实、贾平凹对民间说书人的塑造；也有民俗背后所展现的人物性格智趣，如贾大山、刘庆邦、毕飞宇笔下的人物等。他们大多都没有拘泥于逻辑安排，而是根据不同民俗特性，彰显民俗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和意味。乡土作家通过民俗趣味和意味的传达，丰富了读者大众对传统民俗的审美认知，让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力渗透到读者的精神生活中。

对民俗文化遗产现代转化的书写是乡土作家让民俗“活”起来的重要实践和探索。乡土民俗作为村民千百年生活中习焉不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转化过程中，既可以通过产业转化的方式实现经济上的振兴，也可以通过挖掘其内在活力，实现地方文化的振兴。赵德发的《经山海》、张炜的《独药师》、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都有作家对地方传统民俗文化遗产现代转化的独到思考。《经山海》是赵德发新近出版的现实主义力作，作品中提及的诸多举措：对地方传统曲目“斤求两”的挖掘并将其列入市级“非遗”名录、以海边民俗踩高跷下海推虾为基础创办《海上高跷》节目、因地制宜举办楷坡祭海节和“鳃人之旅”项目等，都是在地方原有传统民俗基础上的创新之举，其中既有对传统民俗予以改造以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举措，又有将传统民俗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的探索，给现实生活中传统民俗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参考。张炜的《独药师》中，作者除了对胶东民俗近乎百科全书式的呈现之外，还主要挖掘并讲述了流传已久的道家“养生文化”。作者敏锐地发现本土养生文化对现代人的重要价值，以此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科研人员的到来让楚王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将楚王庄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相对原始的耕作方法、历史悠久的楚国文化遗存、古老的烹饪技巧等，充分利用起来。这些楚王庄遗留下来的民俗传统，无疑成为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蕴藏着巨大的文化和商业价值。作家对传统民俗产业转化可能性的独到思考，既让读者认识到了乡土民俗的非凡价值，也通过文本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民俗文化之路。

更重要的是，乡土作家不仅在传统民俗的展现和转化上有着独到思考，而且也思考着：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层价值在彰显民族文化自信上的重要作用。这是乡土作家让民俗文化“活”起来的深度思考。民俗除了与个体情感产生直接关联外，还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中华传统根性文化的凝聚和再现。如果说乡土民俗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大多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那么作家通过小说所展现出的中华文明精神则大多是自觉的选择。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民俗背后，实际上都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民俗成为乡土作家探究中华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重要渠道。

让民俗文化“活”起来，还凝结着乡土作家在剧变的全球化时代中，如何彰显“地方性”与地方精神的思考。全球化带来的一体化和去域化并不是短期内对地方特色的消除，而是一种相互适应乃至博弈的过程。乡土民俗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其在适应全球化过程中发生的变迁，也成为全球化时代展现地方性知识变迁和传递地方声音的有力标志。乡土小说民俗书写作为文本化地方知识的想象和生产，因有了作家主体观念的参与，更为直接和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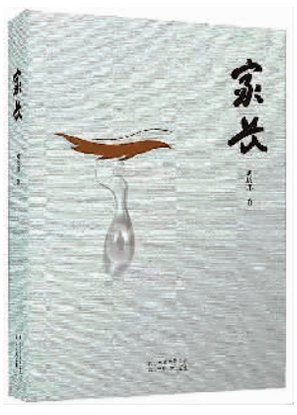
乡土小说民俗叙事为本土文化注入活力，丰富了民众的精神世界，让民俗文化在民众的内在精神世界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新作评介

我们今天怎么做家长

——读刘庆邦《家长》

徐　刚



刘庆邦的小说，一半是煤，一半是土，他多年的创作一直都没离开这两个方面。纵观他最近的作品，《黄泥地》关注乡村社会的精神生态；而《黑白男女》叙述的是矿难之后，矿工家属如何继续生活的话题；这次的长篇小说《家长》依然没有离开煤矿和乡土，却又不太典型：一方面，小说主人公延续了矿工家属的人物谱系，另一方面也包含乡下人进城的话题，在原有故事架构基础上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体现了题材上的求新求变。

《家长》开头的节奏比较舒缓，不急于进入故事，描绘出一派恬静自然的乡村生活场景。然而在闲谈中，又抖落出一段逸闻：六年级某女孩被爹娘训斥之后赌气自杀。在不经意间为整个故事埋下了令人不安的伏笔。不错，对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正是《家长》的重心所在。整个小说看上去更像是一部写给“家长”的“警世恒言”。

毫无疑问，用文学的方式处理这类社会问题，具有相当的难度。乡村和煤矿的故事与现实太过切近，固然可以引起有关家庭教育等社会学议题的讨论，但似乎很难从中提炼出可以生发的精神性命题。刘庆邦在小说序言里戏称自己是在“念难念的经”，对于评论者来说，小说本身又何尝不是一部“难念的经”？

今天的纯文学作家普遍不愿涉足公众话题，大概会觉得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做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担心自己的小说流于通俗而不愿屈就；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欠缺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样看来，《家长》对于当下创作的启示显而易见。“新闻结束的地方，小说如何开始”的老生常谈在刘庆邦这里有了新内涵。

《家长》中，王国慧一家大概算是典型的中国家庭，父亲忙于工作，对孩子的事完全不操心，不仅不闻不问，甚至很多时候还会对孩子施加诸多负面影响。母亲王国慧对孩子要求太多，管得太多，管得太细，管得太死。对于她来说，一切都是为了儿子，这大概是所有家庭悲剧的根源。而为了儿子则体现在对孩子学习的片面关心上，孩子的学习是第一位的，一切都必须为孩子的学习让路，所有的悲剧也因此而来。错误的家庭教育会毁掉一个幸福家庭，而《家长》显然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

整个《家长》的叙述语调包含着一种微妙的反讽，小说并不指望读者依据移情机制顺利地站在主人公王国慧一边，相反，作者有意要让人们看到她的自以为是，从而塑造一个负面的母亲形象——“中国式家长”的典型。应该说，王国慧这样的家长构成了今天中国家长的绝大多数，他们自己辛苦奋斗大半辈子，把一生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孩子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导致儿子何新成精神失常。这显然是当代文学中一个令人警醒的母亲形象。因此，《家长》试图引出的话题在于，我们今天怎样做家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家长变得越来越焦虑，围绕学区房、课外班和升学考试挖空心思、寝食难安。《家长》犹如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内心的焦灼与不安，也让我们不断检讨自己，王国慧会不会就是我？我的孩子将来会不会成为何新成？小说揭示出某些家长狭隘的成功观：有钱有地位才是成功，快乐不是成功。所以在家庭教育中，不少父母不愿意让孩子甘愿去做一个平凡人。因此，《家长》的警示意义在于，如果所有家长都在不断“奔忙”，所有的孩子都在被迫“上进”时，何新成的悲剧就在所难免。

对于《家长》来说，乡下人进城也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叙事线索。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母亲王国慧显然适应得不错，尽管她刚开始甚至不知道开家长会要不要坐在操场上，但她很快就能得心应手地按照城市逻辑行事。但对于未成年的儿子来说，这种转变很难被迅速适应。纵观何新成人生轨迹的突变，从农村到城市是不可忽视的一环。何新成一下子失掉了在乡村小学时的优越感，他在班级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从雷打不动的三好学生变成学校里被嘲笑、被欺负的对象，这不可避免使他的心里装满了委屈。而作为家长，王国慧不仅没有及时疏导孩子的情绪，反而以各种形式加重它，最终让孩子走上歧路。小说在这里设置的进城情节，将单纯的教育问题勾连起复杂的城市化进程，为所探讨的家庭教育问题平添了现实的厚重。

《家长》也写到一些别有意味的细节。比如，作为三好学生的何新成有一次旷课跑到赵老虎家，帮卧病在床的赵老虎倒尿壶，结果被王国慧狠狠教训了一顿。这里当然有赵老虎忽悠未成年人、让他为自己服务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却让我们看到何新成内心的善良。结合此后的花猫事件，以及与周丽娟的恋情，小说偶尔会透露出一种微妙的叙事声音，呈现孩子的赤子之心和纯真天性。恰恰是这些隐而不发的部分，能够让人感受到整体讽刺氛围中溢出的情感涟漪。

“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林斤澜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刘庆邦的小说。以平淡朴实的方式，关注寻常人生，进而提炼出平凡却深切的启示，这是刘庆邦的贡献，而他的《家长》，再次让我们领略了这种可贵的品质。

◎编辑荐书

《焰火》是儿童文学作家李东华创作的一部书写青春、关爱心灵的成长励志小说。讲述了有关哈娜、艾米、沈振宇等青少年的成长故事。曾获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作品描述了成绩出众却相貌平平的女孩艾米在美丽、多才多艺的女孩哈娜面前，心里所产生的自卑和要强，刻画了少年成长中真实的内心世界。也描述了如天使般完美的女孩哈娜，在璀璨而短暂的生命里所展现出来的纯真、大度、乐观、坚强，及其给艾米、沈振宇等所有同学所带来的积极向上的影响。

小说文字生动流畅，叙事不落窠臼，不同的视角交织而成对青春的立体勘探、对成长的温情关注、对美善的执著追求。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东华著